東北日報

第四十期

定價 每期五角 每月十二元

經售處 東北書店 各代銷處

馬歇爾與國民黨當局舉行第一次會談

（美新聞處南京電）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元帥，廿一日偕同魏特梅耶乘機自滬飛抵南京。美新聞處說：在中央軍校舉行的第一次會談，估計可能談到停止內戰，與成立更民主的中央政府。

新書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著）

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毛澤東等著）

介紹「中國之命運」（陳伯達作）

紀念孫中山批判蔣介石（在印刷中）

從「九一八」到「七七」（在印刷中）

中外革命領袖像片

地址 本溪市 東北書店

英國加拉契上校 譴責美國支持蔣介石 要求外相貝文提出強硬建議

（美聯社倫敦訊）加拉契上校十二日在英下院發言，譴責「美國顯然支持蔣介石的政策，並利用從前的日軍進攻共產黨支持親日官吏」。加拉契抨擊美國說：「美國未能解除在中國許多日軍的武裝，美國人已開始在朝鮮實行經濟侵略的計劃。」他要求外相貝文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提出「極強硬的建議」。

國民黨禁止美記者入境 遭到美國輿論譴責 美國務院表示不快

（新華社延安廿二日電）美國輿論譴責國民黨政府將美名記者史諾等列入黑名單以後，國民黨政府更重申禁止美記者來華之決心。據合衆社重慶電：吳國楨已向記者承認禁止伊沙克（「星期六晚報」「新聞週報」總編輯）入境。他說：因為他們有「偏見」。又據美新聞處華盛頓電稱：「此間中國大使館於十八日稱：重慶國民政府之決心拒絕一部份美記者進入中國，係認為撰寫妨害中國國民政府利益之論文。」又訊：美國務院已訓令駐華大使館，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並對拒絕美記者入境一事，表示不快。

三外長舉行第五次會議 喬治亞及阿美尼亞要求土耳其歸還被奪之領土

（路透社莫斯科電）三強外長於二十日舉行第五次會議，由英外相貝文任主席、會議歷時二時二十分，結束時未發表聲明。蘇聯關於要求土耳其當局奪去的喬治亞領土的呼聲，已為此間外交界所注意。貝文與貝納斯及其代表團二十一日晨，曾研究這些要求。該要求是喬治亞共和國提出的。前此，阿美尼亞共和國亦曾要求土耳其當局奪去的阿美尼亞領土。

（莫斯科廣播）蘇聯各報，二十日以顯著地位，列載喬治亞科學院會員

日本國內失業工人 達一千三百餘萬

（東京訊）日本失業人數（連已復員之兵士在內），現已共達一千三百二十萬人，僅東京一地之失業者，即達六萬人，日衆院十三日告政府稱：「現值嚴多，人民均飢餓無食衣服單薄，政府對此應速予解決」

（東京訊）日本全國運輸工人同盟發言人十五日宣稱：該同盟決定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三百，如有必要將實行罷工。

本溪市政府 撥糧救濟貧民

（本報訊）本溪市政府前撥糧八萬斤救濟本市貧民，現已發放完畢，並已多發放出三萬一千零十斤、因前發放糧時各區調查的不夠深入，故有一些貧民未能得到救濟糧、市政府關懷人民生活、後經調查、確有些貧民未得到救濟糧，因此又撥救濟糧，前後共發放救濟糧十一萬一千零十斤，救濟了九百九十七戶，共四千二百零五人，此外市政府還撥發了一千零八十斤救濟貧寒軍人家屬，市政府這樣關心人民的飢苦，市民甚感民主政府的好處。

擊潰國民黨進犯軍 我繳獲許多美國造武器

（新華社山東十六日電）膠東訊：沿膠濟路西犯之國民黨第八軍一〇三師、三〇八師，於侵佔藍村車站（膠縣東北約四十里）後，即憑藉原有敵偽幫助、繼續向我猛犯。我於多方忍讓無效後，乃在上月二十三日起而抗擊、激戰半小時、該部不支、有五十八名放下武器，其餘倉慌逃竄。我繳獲武器中有美式重機槍兩挺，輕機槍五挺，衝鋒式十二支，六〇式砲四門，其他彈葯等軍用品甚多、亦多係美國產。

外國記者遊華南觀感 交通工具全被徵軍用 恢復工作一點也沒有做

（美新聞處訊）交通工具悉被徵用打內戰，恢復工作一點也沒作，這是巴爾的摩爾太陽報駐華記者菲里普波特爾於旅行華南各地後觀感。波特爾說：在中央政府軍隊於華南向共產黨進攻的地方，破壞和滿目悽涼的情景，是這樣嚴重。他說關於中國內戰之結局如何，已無須多大懷疑了。所有在對日本作戰時倖免破壞的一切運輸工具，都已專作軍用，所以實際上對於已經站立不穩的民用經濟之恢復工作，一點也沒法做。在廣西，廣東，湖南，湖北諸省，縱然已經設立了一個接受聯合國救濟物資的機關，但對成千成萬一貧如洗的飢民，並無任何幫助。日本沒收了大量春穀，使秋季作物收成減到平常的百分之二十，除設法從遙遠的沿海運到糧食，就會有廣泛的飢荒威脅。同時已往移交中國軍的美軍汽車，往往被中國軍隊的司令官用作拖運有錢的難民和他們的物品，取利極巨。現在中國的芝加哥——湖北省漢口，已經沒有煤供給。離漢口僅十八哩就是煤礦區，是可以用建立汽車路或蠹破壞的鐵路來運煤的，但軍隊方面決不會空出必要的車輛來。五千噸以下的船隻可以溯江而上直到漢口，但可用的太少，而且大部都供軍隊使用了。

同蒲線上仍由日軍防守

（新華社晉綏十二日電）同蒲路從忻州至寧武段，全由日軍防守、並沿鐵路綫兩側、每隔五里修一碉堡、各駐日軍三四十人、又日軍有身着灰色軍服、皆氣勢洶洶、一如往昔。

（新華社晉綏十六日電）太原未解除武裝之敵軍與閻錫山軍、建立聯防、現在太原之外圍東，駐有敵軍千餘、榆社、蘭村駐百餘、西銘、白家莊各駐四五十人、閻軍則駐紮於敵軍据點之中。

魏特梅耶發表反動聲明 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 帮助反動派擴大內戰

（美新聞處訊）魏特梅耶於二十一日在滬廣播稱：根據杜魯門總統的對華政策的聲明，在華美軍的返國將被延期。美軍將幫助中央政府遣送日軍返國，幫助政府運送更多軍隊至解放區，保護美軍財產，和組織美軍自願參加的軍事顧問團。魏特梅耶此種措施，必將使中國內戰擴大，顯然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意志。

日本投降以後

索科洛夫斯基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莫斯科二十日廣播，真理報刊載索科洛夫斯基一文，題為「日本投降以後」原文如下：

大量美國軍隊駐在中國領土上，成為目前的國際形勢中這樣一個主要因素，就是不僅引起了中國與美國的民主社會與論的焦慮，而且引起全世界民主社會與論的焦慮。最近辭職的美駐華大使赫爾利所發表許多言論，並沒有使這種焦慮減弱，赫爾利公開的發揮美國滲入中國的帝國主義綱領，以便反對英國帝國主義與他自己所幻想的「蘇聯帝國主義」。

現在遠東戰爭結束與日本投降，已三個多月了。為什麼在中國駐着包括步兵與海軍部隊的美國的大批軍隊呢？難道美軍停留在中國是符合中國主權的尊重嗎？是符合與聯合國組織一些會員國所贊同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嗎？

大家都知道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依然非常尖銳。一切聯合國所承認與支持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正面臨國家民主化，並在民主基礎上團結一切民主力量事業的重大任務。美軍駐在中國能夠解決中國將來成為強國的命運，與所依賴的問題嗎？有效地解決這些任務，不是在挑起鬥爭，而是在與進行對敵鬥爭，並獲得國內廣大民主階層擁護的巨大民主力量達到協定。在華美軍是否能解決這一任務呢？可是美國列強完全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駐在中國的美國武裝部隊，鼓勵了中國的反動派對估計他們自己實力的錯誤觀念，促進中國民主力量遭受的困境，並造成危險的後果。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最顯然是為解釋美軍駐紮華北是必要的。在聲明中解釋說：「駐在中國的美國武裝力量，一方面因為美國已在幫助並將繼續幫助中國政府在光復地區內實行日軍之解除武裝，並遣送回國。美國海軍陸戰隊即為此一目的駐紮華北」可是在這裏沒有提到其他空軍部隊，坦克部隊及海軍軍艦留駐中國，這是為什麼目的呢？

杜魯門的聲明說的另一方面，除非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完全消除，又除非中國成為統一的民主的和平的國家，則太平洋的和平即可能受到威脅，甚至可能遭到破壞。美國暫時在中國保持其陸海軍部隊，目的即在於此。大家都能看到：解除日軍武裝並遣送回國，不能成為在戰爭結束後調遣大批美軍到華北去的充分理由，的確不能這樣解釋。這種調遣軍隊，在戰爭時期是可以的，但在日本投降以後難道需要阻止日寇進攻嗎？中國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就不能勝任解除投降日軍的武裝，並遣送回國的這種輕而易舉的任務嗎？

另一方面，杜魯門聲明中的第二個解釋，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任務，這不能不令人莫明其妙：這一解釋，不僅說完全消除日軍在中國的「影響」，而且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的與和平的中國。可是這一任務，在外國武裝力量幫助之下能夠達到嗎？這是很明顯的，講到消除日本「影響」的話，人們不能不承認這一任務在日軍特別多的滿洲是特別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日軍早在一九三一年即佔領了滿洲，後來又佔領了中國其他區域。日本曾經把滿洲變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曾使用「滿洲國」的招牌，建立了傀儡國。應當指出蘇聯與滿洲有綿長的邊界，可是大家知道華北距離美國甚遠。因此蘇軍在一個時期駐紮滿洲，比任何他國軍隊駐紮華北，是有更大的根據的。

解放區戰犯調委會主任
力主四强共管日本
切實懲辦一切戰爭罪犯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報載麥克阿瑟最近續捕日本戰犯、近衛文麿等數十名，記者特以此事往訪中國解放區戰犯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同志，承其發表談話如次，吳老首稱：『近衛是七七事變的發動者、著名的法西斯頭子。建立德意日軍事同盟反對英美、策劃太平洋大戰。其罪行惡跡，人所共知。這些匪首、早就應加逮捕審判治罪，以抒人民公憤才是。』吳老繼稱：『日本軍國主義者、橫行霸道於東亞數十年、其野蠻殘酷的暴行、中國人民首當其衝。在九一八以來的侵略戰爭中、應該懲辦的戰犯何止萬千。而自盟軍佔領日本三個多月來、所捕大小戰犯不過三百一十八人。這個數目，實在微乎其微，並且尚未加以審訊懲辦。而最令人憤恨者，至今還有許多重要戰犯、仍然盤據要津、繼續從事威脅遠東和平的陰謀活動。如與中國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岡村寧次、現仍安居南京、指揮着武裝的日軍『維持秩序』。維持什麼秩序呢？即維持殘殺壓迫中國人民的奴隸秩序，這使一般人不知究竟誰投降誰，眞是咄咄怪事。又如日本戰爭經濟的指導者澀澤敬三、却以大藏財政大臣的地位，維護着財閥的統治勢力。軍國主義的官僚政客，如豐田貞次郎、宇垣一成、石原莞爾、町田治忠等輩、仍在繼續保存軍國主義的活動，爲什麼竟任命這些法西斯匪首逍遙法外呢？』吳老着重指出：『三個多月對日管制、對於實現波茨頓宣言條款的目標、相距很遠。爲了澈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殘餘、更有効的執行波茨頓宣言條款、惟有以和日本利害關係最密切的中美蘇英四國共同管制日本、才能貫澈盟國的約言、保證將來遠東和平、世界的持久和平。』記者詢及關於該會最近工作進行情形時、吳老答稱：『本會成立以來、即積極着手調查、並電各解放區同時進行。現第一批戰犯名單業已擬就。』至此、吳老即取出戰犯名單、將其中一部份先行發表、漢奸戰犯名單也準備發表。最後吳老並懇切希望各解放區、以至全國、展開廣泛的控訴運動、澈底揭發敵寇漢奸罪行。

日共領袖岡野進
日內即將返國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此間獲悉：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進已抵朝鮮的漢城、日內即將返國、致力於日本的民主運動。岡野進氏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曾因領導日本人民反戰援華、獲得世界的聲譽、他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來到延安、直到日本投降後、才與他所領導的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盟員和日本工農學校學生、離延首途返國。

蘇聯阿杜斯博士主張
澈底消滅日本法西斯

（莫斯科廣播）歷史學家阿杜斯博士指出：「日本執政當局、還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就已經把軍事侵略當成自已的任務。中國、高麗與俄羅斯開始成爲日本侵略的對象、」作者在歷述了日本於一八七二年開始的侵略行動後稱：「一九三一年開始、日本命運完全操在日本軍閥手裡、並開始其法西斯化的政策。一九三六、一一三七年、與德意締結聯盟、共同反蘇。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抄襲德國提出：「東亞新秩序」口號。一九四〇年、日本又與德意締結軍事聯盟、並開始解散一切政黨及工會農民會等組織、而建立了大政翼贊會、其作用等於希特勒的納粹黨。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極力仿傚希特勒德國、在思想上、與德國親近。因此、日本變成了法西斯化的帝國主義者。日本在實行所謂「速戰速決」的時期、日本與德國再三着重指出：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相接近。可是當法西斯被擊潰後、日本則盡力向世界大肆宣傳：他們與法西斯主義毫不相關、他們帶有豐富的「民主」。作者最後堅主「接受日本投降的民主列强、應當像對待德國法西斯主義一樣、消滅日本一切帶有法西斯主義性質的東西、用一切力量援助新興的民主力量。」

蘇聯工業之發展

綜合塔斯社報導：戰後蘇聯的建設、正在有計劃的有步驟的蓬勃開展中。據頓尼茲「伏洛希諾夫頓拉杜哥爾」煤礦經理波之夫說：「在不到兩年時間、頓尼茲盆地煤的產量已達到戰前煤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已動工的最大的礦廠中、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兩年中、就會再度出產戰前那樣多的煤、在十年或十五年內、頓尼茲盆地的出產、就會兩倍於戰前。不僅要成爲歐洲第一位、而且將大大超過美國。」

蘇聯的鋼鐵工業、也有巨大的發展。十月革命前、每年僅產四百萬噸銑鐵。而現在蘇聯無數巨大鋼鐵工廠的每一個工廠、每年產量達一百六十萬到二百萬噸。在下一個五年內、將出產更多。世界最大的鼓風爐、在蘇聯工廠內建立。蘇聯擁有頭等生產量的鍊鋼廠與大的捲鋼廠。鍊鋼廠每年出產六十九萬噸鋼塊、捲鋼廠每年出產三十萬噸到四十萬噸的捲鋼。蘇聯鍊鋼工廠是世界上首先裝備電機自動管理機的。在將來三年內、蘇聯高度鋼的產量、將增加數倍。

戰時烏拉爾建築汽車工廠、將爲今後五年蘇聯最大汽車工廠之一。到一九五〇年、該廠出產的汽車總載貨量將等於一百輛列車的載貨量。現在該廠產量、已達到去年的兩倍。在新五年計劃末期每四分鐘就可製出一輛新卡車。在五年內、工廠區將更爲擴大。現已有十一所學校、醫院、電影俱樂部、運動場、有卅五所醫療所和幼稚園。還有郊外風景區的許多休養所和療養院、供給工人們享受。

爲了完成蘇聯偉大的新五年建設計劃、在蘇聯熱力學面前、就提出重大的任務——儘早供給國家足夠發展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電力。蘇聯熱力學專家、面臨着建造許多高度經濟的以及可靠的電力站的任務、與合理化裝備的重大問題。蘇聯科學院熱能學研究院、在解決這一任務。他們在工作中證明裝備這種鍋爐的動力廠、其耗損既經濟又可靠、可能減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

在四十三號工房

白十丁

往來的人們、破衣襤裳面孔烏黑分不出壯年還是老人。

在這裡生活了十四年的高三、兩手抓着衣襟交叉在胸前、把身體裹得緊緊的、站在茨溝四十三號房門口向遠處張望、呆滯的神氣、好像在期待着什麼事情的到來。等到劉同志從他面前經過時、他微笑了、親切的招呼着：『到房裡坐坐、喝杯茶吧！』

一棟充滿了煤氣、令人窒悶的房間。三十幾個工友分住在四邊、正中間一條狹窄的走道、堆滿塵土、煤屑、破舊的水襪子。烏黑的臉上閃出驚奇的眼光、好像誰的心裡都說：『這個穿得那樣嶄新的軍人來工房幹什麼呢？』這樣的拜訪、對工友們太稀有了。經過工友高三把劉同志介紹了之後、劉同志馬上被請坐的聲音包圍了。十幾個工友圍住他坐下來。

『你們沒有上班嗎？』

『沒有』

『第一班幾點鐘下坑『？』劉同志把詢問的眼光從每個工友臉上掃過去。

『現在差不離了八點鐘上班。「滿洲國」時候、兩點鐘就給鬧騰起來「三點鐘吃完早飯、四點鐘天不亮就到大房子集合下坑、直到天黑上來！」

『上來也不能休息』緊靠着劉同志的王維厚、恨恨的說「才端起飯碗、一拉鼻兒就得往防空壕跑、稍微慢一步、皮鞋耳光一齊就來啦。』

二十六歲的高三、被十四年礦工生活折磨得那樣蒼老、瓦斯氣燻壞了他的肺部、講起話嘶啞而喘息、他恨透了日本鬼子和那些狗腿們、恨恨的說『就算把中國人糟蹋老啦？』一月三十五個班、病也不饒、每天「配給」二兩高粱米、二兩土豆子、一斤菜、可是從營勞科到工友手裡、能撈二兩菜就算不錯。一天一塊二毛二錢、月底還得給大把頭四塊五塊的！」一個枯瘦的青年工友從人群後面發出氣憤的聲音：『嚇！錢少東西貴、三塊錢一斤鹹菜圪塔、先生、你算算日子怎麼過？」

『怎麼過？今年再不「事變」、誰也過不了、到冬天都得光屁股裹麻袋、還有凍不死的嗎？』劉同志對面的老工友馬德力搶着說。立刻引起工友們的話題了、都爭着說：眞的、再不「事變」、到冬天十有九個要凍死、實在沒有衣裳穿了！「八一五」前、大嚷大叫「配給」單衣、末了、說二十五個班以上的給一件衫子、等到「配給」的時候、又要抽簽碰命運、不到二十五個班的連抽簽資格也沒有！」

『爲什麼不逃跑、另找活？』劉同志問。

『跑？兩層電網封得嚴嚴的、上下班刺刀跟着、誰敢跑？有人在這圈圈裡八九年沒去一次本溪街、老張出去一次、找不到回來的大門！我領出門證打了七次戳子、最後還是出不去！』又是高三氣得眼裡冒火、說着話把頭轉到後面去。

就是跑了也得抓回來、我不是跑出去兩個月、第三個月又給抓回來了嗎？」五年前從山東沂水被抓來的一位工友說。

數不清的苦痛。他們的生和死緊緊的連在一起。常常有這樣的事、在坑內上吊或者閉起眼睛去撞電網。『眞是把人死老了！』

劉同志不忍心叫工友們談起悽慘的故事而引起悲苦了。他換了一個新話題。問起他們現在的生活糧食够吃嗎？够啦、足足有餘！人們打斷了悲慘的回憶、興奮的訴說着現在的生活「現在可眞算是解放了、菜飯管够、上街可以自由買賣。前些時還給每人一件救命的綿衣、還發給二百〇六塊錢做零用、再說、就算吃不飽穿不暖也高興、這是給咱們祖國幹活！再不受那些王八羔子們的氣了」大約有二十歲上下的李維業說。

你一言我一語、個個談得眉開眼笑、劉同志要走了、囑咐工友們記住過去，也記住現在、誰給的痛苦誰給的幸福。工友們搶着回答：『放心！劉先生、這是咱們工人的生死大事、不會忘記、你去打聽吧、小孩們都知道共產黨是他們的救星、都知道現在的政府和軍隊是給老百姓辦事的！』當劉同志阻攔工友們不要去送他的時候、十幾個人已從他旁邊擠了過去。

『再來！』

『沒有事來串門……』

劉同志帶着工友們懇切的希望去了、很多的工友還在招手。

從昆明學生被虐殺想起

鄭璜

蔣介石之垂涎雲南、本已很久。早在「七七」之前、便「專誠拜訪」過龍雲兩次。一方面算是「抬舉」龍雲、將他的兒收爲義子、一方面却將中央軍校學生大批的派到龍雲最貼身的隊伍中去。閑居在家中的某些雲南官僚忽然被蔣介石看上了、因而被拉上了南京。周鍾嶽也因之而榮任內政部長、這些事、明眼人早已看在心裡了。

「七七事變」後、第一個闖進雲南來的是中央航空學校、繼而是許多的大小機關。這些人一到昆明、彷彿到了殖民地一樣。有一位先生居然在某報發表第一篇大作：「雲南人與牛」。意思就是說：雲南人之愚蠢、和牛差不多。因爲雲南人在這些先生們眼裡、不過是「牛」而已、既是「牛」、當然用鞭子抽。因之這些天之驕子就可以在昆明橫行無忌。航校學生到電影院裡遇到沒有座位就用手槍「請」別的觀衆讓位。觀衆大家是市民和學生、當然是怕手槍的、所以即使不願也只得走開。這種方式普及到茶館裡、大戲院裡……小民只有叫苦而已。

這些先生們似乎對昆明女學生特別感到興趣。沒有一個女學生不爲穿綠軍服戴綠帽的偉男子追尾過的。有時竟追到她們的寢室裡、連校醫和門崗也不敢干涉他們。既是「牛」、當然不配在機關裡工作、于是失業的隊伍不斷的增加人數。這情形、連官方也不甘緘默了、雲南日報也忍不住叫道：……「雲南是中國的一省、不是中國的殖民地！」

只希望這些先生們稍加收斂而已、誰知却是變本加厲、于是在昆明便發生這樣的事情：兩個航校學生在一個小舖裡買東西、不知爲什麼爭執起來、手槍又照例的拿出來了。這時來了兩個「愛管閑事」的中學生、要求他們將手槍收起來。大約太傷害了一向驕傲的航校學生的自尊心、於是由口角而致動武。這條路爲學生必經之道、所以航校學生和雲南學生不斷的增加、形成了兩條大戰錢。老百姓雖不敢直接參加、但紛紛給徒手的雲南學生遞武器——小販遞來了扁擔、小舖裡遞來了門閂、長棍、短棍……警察遠遠的看着不來干涉。結果兩方都有死亡。雲南學生死亡更多。這件事、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後來據說有兩位大人出來調停、結果如何、我們是不得而知了。

如今、蔣介石的陰謀完全成功了、龍雲的命運並不比別的地方實力派的命運好些、雲南人的命運也更悲慘了。然而強悍的雲南人決不甘于永遠受人玩弄、他們反抗的怒潮一定會不斷的擴大的。